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宣公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季氏私考曰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旣取之而宣二年又爲齊取者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范近於齊則齊有之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

屬於魯者謂之我濟西田齊履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蓋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則知其當分於魯也

按濟水甚長濟西田魯不盡有但歸其屬于魯者故曰歸我不言來者公在齊受之也大抵出姜歸齊已十年惠公即懦弱亦豈能容忍終身緣宣公卑諂極事情有所牽况敬嬴在則嫡妾之間有難處者今嬴氏既歿則歸魯以正嫡夫人之分于情于義可以兩全矣故先以賂田歸

我使宣公自忖度耳左傳云齊侯以我服故穀梁謂由以兄弟友之皆非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按崔氏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杼父名夭是此歲至崔杼弑莊公凡五十一年則此時杼方弱冠安得以罪見逐而出奔哉大抵惠公之立出于國人崔氏之族必有異同于其間者今高國

擁立頃公恐崔以世族逼已或致動揺人心故
舉族而逐之以絶其根據難除之勢胡康侯曰
以族奔是也或曰氏當作夭
公如齊
五月至自齊
杜元凱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按左氏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宣淫戲
謔徵舒其言穢褻固不足道然季氏私考謂覊
公之弑由徵舒專權生亂則太爲之掩飾矣夫

陳靈通夏姬則必寵任其子但謂羣臣就其室而決事則洩冶雖殺諸臣中寧無復有媿恥良心者乎載觀陳風所謂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蓋不敢斥言從夏姬而言夏南也詩人極其譏訕矣豈就室決事之謂乎豈誠由專權生亂者乎　子午嗣是爲成公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稱人刺伐喪也此伐稱師譏用衆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按惠公纔卒三月而葬太速者豈以孝昭懿惠

兄弟相及國內羣從援故事而有爭耶覩崔氏見逐于君終之際嗣子稱侯于未踰年之前則必有其故矣歸父字子家仲遂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按晉楚交伐鄭鄭亦乍晉乍楚以應之則子良所謂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是已夫鄭之公族如子駟子展之輩不患乏人然其計策不過曰姑從楚以紓民患犧牲玉帛以待強者而已未聞有以修德自強輔其君者也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子展之言庶得謀國之萬一者乎

然鄭自三年卽晉之後三被兵而不爲楚屈壞
扈之盟无不與焉未甞不背夷而向華也晉顧
泄泄焉不訴其志從楚則伐楚伐不援亦何怪
其轉徙之靡常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按王季子王之毋弟也以其已仕故不稱弟自
宰周公以來無有聘者則諸侯猶守桓文貢獻
之制而不煩王聘也至是始復見焉豈以仲孫
蔑之聘而爲此報禮耶夫宣公享國十年朝聘
喪葬靡缺于齊而天王之覲禮不修弔葬不赴

縱未能舉法討罪僅一使聘而即報玉靈何不振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按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今魯所伐取者必更有別邑近邾都之旁因繹山爲名者耳但宣公以仲遂弑赤援立即位以來凡事受制于遂今仲遂死正宜痛加懲創洗心滌慮爲自立之計乃反授其子以兵權使帥師取邾地不猶須鼠欺人不見而竊食于盆盎之間者乎下書歸父如齊傳云伐邾故也則魯之爲魯可知矣

大水

按宣公篡立其弑君逐毋之惡實脅制于敬嬴
仲遂而于月之者今嬴氏歿矣仲遂死矣出姜
在齊未聞變故何不迎歸以正嫡母之分以蓋
母氏之愆況齊人歸濟西之田亦明以啓我矣
胡泄泄不加之意乎是故即位以來六年螽七
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豈非王討未加而
天示之罰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按行父以當國正卿聘賀嗣君則伐邾之故當

巳致命歸父何必繼往蓋取繹之謀成于歸父
恐罪有所歸欲自辭釋耳

齊侯使國佐來聘

按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惠公時魯君
臣事齊甚謹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者是
時高固執政以頃公初立國中未靖恐崔氏以
見逐之恨洩國事於諸侯耳豈特報行父之賀
嗣君哉自此魯使不復如齊則亦有以微見其
情實矣

饑

按天災時有賑䘏在君周之秋夏之夏也而遇大水則禾苗淹沒矣宣公煩于事大竟不聞有救荒之策安得不饑哉

楚子伐鄭

按左氏云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經何以不書豈是時晉實不競于楚郎有如左氏之言晉終不能有鄭秪爲鄭受伐之端故不書耶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按陳鄭當南北之衝陳鄭服楚則中國之門戶闢矣故序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見初主盟也後世以楚莊列于五伯實始于此聖人則何嘗許之哉蓋傷中國之無伯反爲夷狄稱雄耳書殺徵舒亦然胡傳謂聖人因此而予之無貶辭謬矣辰陵陳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按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則以大夫而主會國君矣蓋宣公德仲遂故寵其子使專權於魯豈知至笙之逐竟肇

端於此乎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王氏經世曰比事而觀上則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成乎伯主矣下則楚人殺陳夏徵舒行乎伯討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會狄于攢函其言外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按或謂陳成公方與盟辰陵楚子卽入陳殺徵舒此成公所請非也蓋寧父在楚欲除徵舒以

爲歸國之計故以入陳說楚子又恐先入則徵舒必逃因說楚子先遣衆殺徵舒故書法先殺而後入也觀楚子入陳即納寧父則知謀出于兩人而陳自後從楚不二者以兩人爲主于內耳夫遣衆亂殺無法也殺而復入不仁也納其亂臣容姦也豈聖人所樂與哉故書曰人曰入曰納蓋痛惡夷狄所爲不道而傷中國之無伯也胡康侯乃云深美其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豈得爲正論乎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按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今討陳之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以魯會葬而書也非未減陳之臣子也

楚子圍鄭

按楚子辰陵之盟口血未乾聽寧父之計以入陳雖從申叔時而不縣其蹂躪斬艾亦已甚矣鄭亦未聞背楚又圍其國都至有肉袒哭臨之辱叛盟肆虐夷情叵測至于如此誰謂聖人因其有討賊之功而末減乎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

敗績

胡傳曰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而剿民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於

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按楚莊强暴蔑視中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其威勢猖獗十倍楚成矣且齊桓召陵之師尚約六國爲援晉文城濮之戰亦以三大國爲助今景公初立伯業已衰聮文公時威力人心消索幾盡乃欲林父以偏師當虎狼之楚乎藉令諸將同心三軍用命勝負之勢猶未可知况林父節制不嚴計謀不一始惑于韓厥分惡專罪之言既壞于錡㴋致師召盟之請故楚師一乘倉卒無措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歸咎于先穀哉

自邲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橫行夷夏勝負之分從此決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按蕭宋附庸滅蕭蓋以偪宋也然定十二年辰佗彊地入蕭以叛則楚雖滅之尚不能有其地猶屬宋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按楚子滅蕭偪宋宋與衛國相脣齒求援于晉故有此盟然晉已爲楚敗何可恃也況原縠違

命喪師又可使爲盟主乎清丘衛地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按宋因清丘之盟故爲晉討陳然徵紓之亂晉不能討而楚伐之則陳之服楚勢所必然者宋何能挽其志哉況衛與宋盟言猶在耳何即叛而救陳且其意非救陳也輸情以說楚也故一則稱師以責其輕動一則稱人以貶其媚夷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按四年齊魯平郯莒莒人不從魯人取向齊無所獲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又無所輸于齊

故又伐之是畏大陵弱之師也左傳云莒恃晉

而不事齊無實可據

夏楚子伐宋

按陳鄭宋皆在河南中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

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

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

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

楚有自是可圖天下楚豈能一日忘情于宋哉

而去年宋又伐陳攻其與國則楚有辭于伐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按邲之役當晉師至河時衆皆欲返獨先縠懼晉失伯奮欲濟師雖或失于觀釁亦以効武臣力士之忠耳况師據敖鄗地利已得若元帥能審機應變諸將能戮力同心豈遂無致勝之理即不然林父果知無及于鄭焉用勦民則下令三軍堅壁清野違命者無赦則中軍佐必不敢先濟而勝敗猶未分也乃惑于韓厥倉卒濟河輕信錡𤧝醷成大敗是林父者罪之魁而魏錡諸人皆不應末減者今獨致罪先縠何以服其

心乎夫越椒將殺王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晉乃不念先軫之舊勳而盡滅其族何刻哉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按孔莊叔歷事兩君不聞缺德當成公出奔時請成不許至執達以說晉今晉來討救陳又以罪自任其言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亦不避艱險衛之良大夫也況宋無故而伐陳以兆楚禍達主謀往救未必非解紛息爭之意衛移懼晉而殺達以說焉不亦冤哉故亦稱國以殺不

去其大夫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子盧嗣是爲宣公

晉侯伐鄭

按左氏云爲邲故也夫晉之救鄭緩故師未及而鄭已從楚若林父以勦民爲慮而即還師則邲可無敗矣君不擇將故以卒于敵乃不知自咎釋楚怨而嫁禍于鄭可謂智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按是時陳鄭許蔡俱已屬楚以宋未屬則長驅

中原尚有掣肘故臧蕭以偪之不假道以挑之楚之圖宋亦甚亟矣賴宋堅守力撑寧爲析骸爨子之慘而不屑爲啣璧肉袒之羞逾歷三時纔得一平楚之力亦疲矣是宋以一國爲中夏之屏蔽而晉乃坐視不救何哉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按魯之西南與宋爲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剥牀以膚之慮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免但魯素服于齊恐未得楚庇先受齊患

故頳遣歸父會齊侯于穀一以覘齊圖楚之志一以盡巳事齊之禮季氏私考云將謀救宋豈其然乎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按以千乘之魯爲之以道猶可自强齊晉諸與國猶可責以信義互爲聲援也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何其卑乎昔楚執宋公以伐宋因獻捷威魯而魯懼先諸侯而趨之今楚子圍宋威未至魯而魯震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何其益卑乎孟獻子號賢大夫也而謀國若此亦可鄙巳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按宋被圍九月至于析骸食子而不肯下楚此豈特君將之令能行于士卒哉亦人人有忠君衛國効死勿去之心耳是楚之糧盡力竭而倦于持守者國人致其憊也華元之能以情實動子反者國人鼓其氣也不如是楚以虎狠之心懷忿怒之志將殄滅之無難何止于城下之盟哉故宋人國人也楚人楚子也言楚子之與平由國人也夫宋危在旦夕望援如在水火而四鄰環視莫之動心楚軍糧盡力竭而晉不能出

一師以墄之豈不羞哉故書曰宋人褒國人以愧諸侯也不然宋竭力死守以捍中國乃反貶而稱人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王氏經世曰據左氏潞子與晉婚姻也其相酆舒傷君目弑君夫人而君不能討晉爲討之則執酆舒而誅之可也其君民無罪乃滅其國而以其君歸謂之何哉楚爲封豕長蛇以蠶食上國天下岌岌乎有胥而爲楚之勢不此之懼而以廣地於狄爲得計悖亦甚矣荀林父敗軍之

將不克報於楚而徒逞志於狄方以爲功而受狄臣千室之賞春秋畧而不書而書晉師以見其勞民動衆縱大敵棄諸夏而施侮奪於裔夷之爲可恥也

秦人伐晉

報八年晉與白狄伐秦之役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王子札也天子之庶兄也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按無婁王褘氏云即牟婁夫牟婁已爲莒取齊魯方與莒爲讐安得往會其地季氏私考云是袁婁之誤亦無的據漢書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蔞亭考饒陽即古之深州今一統志屬真定府之晉州春秋列國圖齊與深相去不遠彼時無婁當是齊地耳魯素服齊齊雖不振魯猶未敢遽背故欲使歸父會楚子則先爲轂之會今欲決意從晉則先使蔑與高固會皆覘其强弱以爲行止耳

初稅畝

按公羊傳曰稅畝者履畝而稅也穀梁傳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于公田租外又步其畝十取其一是公私兼取也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正謂稅畝耳若去公田而于一井中均行十一之法所得與藉何殊又何以謂之二乎後世賦法日重皆是計畝起科則皆宣公之作俑也

冬蝝生

按杜註云蝝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是冬生者其

常也寒則宜死今日蝝生其變也秋螽未息冬蝝又生變之至重爲民災也故書公羊以爲幸穀梁以爲非災誤矣

饑

按王制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此自蓄之民閒者言也公家當更有儲備故一遇水旱凶荒民固自有餘蓄而朝廷之上又議蠲議賑如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皆寛恤以助民之不給者也又焉得有菜色哉宣公虛內事外公私俱耗而十年大水民饑之

後又頻歲秋螽乃不惟無賑卹之典而公田之外復有履畝之稅則小民力田所得旣盡爲公賦之輸饔橐私蓄亦備足取盈之數又安所得食也豈必天災流行五穀不熟乃謂之饑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甲氏留吁皆赤狄別種是時晉畏楚强不能攘却而威加赤狄必欲盡滅之無遺種釋强敵而侵僻小可謂仁且知乎左氏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藉令士會能攘楚以尊王室又將何以請哉故書人者貶士會亦貶晉

侯也

夏成周宣榭火

按成周洛陽也宣周宣王也榭講武屋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以便射事也宣王周室中興之王南征北伐嘗講武于此故曰宣榭是時王綱絶紐夷狄交侵至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能討無復中興之望矣此宣榭之所以火與公穀以為藏樂器之所則何必獨以宣名也

秋郯伯姬來歸

按郯伯姬文公長女嫁在宣公時來歸者出也所以譏父母失教訓內女虧婦德郯君不能齊家也

冬大有年

按宣公之世災異頻仍饑饉荐至天之警乎君也民則何辜故大饑之後復遇豐年天之憫乎民也故書以志幸也康侯謂宣公獲罪于天大有年爲反常是因其君之有罪而并棄其民也謬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世子甯嗣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世子因嗣是爲靈公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是時許蔡從楚而魯亦與楚通二國皆來訃魯

俱往吊故書日書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按是時楚已平宋中國甚危故晉恐曹衛復背

而南向魯自歸父會楚子後則魯與楚亦已相

通故爲此盟以固其心蓋魯衛曹邾皆相隣之
國楚若以宋爲嚮道而東侵則四國實中夏之
門戶脣齒相依者也四國稍移則楚人長驅無
阻中國盡爲左衽矣斷道之盟不可已也穀梁
傳云同外楚者是已胡康侯泥左傳卻克徵會
于齊齊婦人見笑之說遂以此會爲謀齊則徵
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笑而爲會以謀之
哉不知左氏自創此說以爲戰鞌張本耳但同
盟謀楚實關天下大計而齊頃不躬與則四卿
見執宜亦有之觀十八年伐齊之舉可見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胡傳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按齊自翟泉以來恃強輕晉魯會無婁因晉徵

會也而竟置不報故斷道之盟亦不與焉此晉之所以不圖楚而謀齊也但魯爲姬姓宗盟之長久睦于齊近諧于晉正宜講信修睦聯霸裔之好以爲攘楚之計乃坐視晉衛伐齊而不一解息至于北鄙一侵而夆之戰魯實爲之主矣不知齊晉構難則楚棼日熾故南北分伯中夏衰微不特齊晉之罪魯實不能逃其責也

公伐杞　夏四月

按杞與魯世爲昏姻之國僖文之世杞桓各一來朝宣公篡立之後此禮缺然亦未必非杈於

之心也公不知反巳乃憾而伐之哉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按邾寔鄫人不共戴天之仇也鄫服魯而邾嘗被魯侵則鄫亦必恃魯而凌辱之矣今魯與邾同盟斷道故邾乘間而殺鄫子戕者支解節斷之謂夫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鄫之臣子安在而不救哉書曰戕于鄫痛責之也邾之殘暴不待辰矣

甲戌楚子旅卒

子審嗣是爲共王

季氏私考曰楚莊之興志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爲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於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辟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蓼滅蕭肆其强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凡其所爲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謬哉

公孫歸父如晉

按是時祿去公室三家强盛則左氏謂歸父欲

去三桓以張公室亦未爲非計但云與宣公謀而聘于晉則非也蓋歸父平日在齊必嘗謀及三桓事而露其端倪爲行父所𥈞況行父實與殺惡之謀歸父豈忍其父獨身弒逆大惡而不爲一分罪故行父恐齊稔知其故爲他日發難張本于是立主從晉之策以離齊交且使歸父如晉以疑于齊若曰背齊適晉者歸父耳計亦巧矣故謂歸父與公謀而適晉者非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按行父欲彌縫與聞殺惡之謀故宣公甫薨遂即宣言于朝逐東門氏則知其慮歸父洩露于齊而故遣如晉之情矣然曰使我即是與謀所謂欲蓋彌彰者乎歸父聞家既逐則必奔齊以訴辯不知如晉之間又墮文子術中矣至于壇帷復命于介諸家善其有禮獨王氏經世謂宜如箴尹克黃之報命以盡臣道行父必不敢殺以冒公義嗟乎彼欲絕禍根家且逐矣何惜一歸父乃養虎遺患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成公上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有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季氏私考以齊姜爲母穆姜爲夫人非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按周之二月建丑時當極寒詩謂二之日鑿冰冲冲而無冰者何陽爲君陰爲臣丑月陽在內陰在外易所謂坤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時是時三家僭竊成公幼弱故其象陰氣固結陽氣浮散所謂內陰而外陽故恒燠而無冰也

三月作丘甲

按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賦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即五伍爲兩也甲士爲之長故亦名兩爲甲蓋每丘出十

有八人毋甸四丘共出三甲是爲兵車一乘之數也作丘甲則一丘作一甲其于賦增三之一約一甸畿百人爲兵矣是時季孫當國以歸父在齊必以殺惡之故勸齊伐魯故丘甲之作益兵以備齊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按許臧孫辰之子是爲宣叔赤棘晉地主此盟者季孫行父也蓋三家專魯六卿擅晉行父欲托以爲聲援故使宣叔往會左傳云齊將出楚師夫魯方善楚齊與楚素不相爲謀焉得出其

師乎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茅戎亦允姓戎之別種久居畿內未聞有犯闕之警劉康公爲王朝大臣乃無故興師反爲所敗損威傷重多矣書曰王師敗績痛惜天朝之體統而深罪諸侯之不勤王也夫言敗則戰與不戰不必言矣杜註云王者至尊天下莫之能校故以自敗爲文康侯遂以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爲說迂哉

冬十月

按穀梁傳載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齊齊頃公亦各使秃眇跛僂者御之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左氏又以郤克跛登房帷笑客之事載于盟斷道時傳聞不一要之非經所書皆不是據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按此師未必非歸父之故不止爲斷道赤棘之盟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按衛以齊師在魯故乘其虛而侵擊之亦無名之師也況齊强衛弱本非其敵又不期相遇于道則衛軍次舍行伍俱未暇定此石稷所以欲還良夫不從倉卒進戰遂致喪師辱國春秋專罪良夫故以之主是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按左傳云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于繒以公子彊爲質則晉憾已釋胡爲復有此戰

此必季文子恐歸父在齊媒孽三桓會有北鄙之釁遂遣臧宣叔乞師陰以去強家張公室之說激晉之當事者晉遂以郤克出師而魯則四卿並將即以三桓威勢恐讋齊頃箝制歸父使有所憚而不敢動耳是四國同仇而魯為之主四卿並將而行父專其權故首書行父以著其專擅放恣之罪也季氏私考謂仲孫蔑不與則兵權尚不屬三家非也蔑有賢德或不足於武事故留守以免內顧之憂此正三桓同心舉事之謀耳衛之從戰則報新築之役獨曹不聞有

怨于齊而亦同事者曹衛相近必衛之所挈也
胡康侯乃云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故以四國
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誤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按國佐之來專爲賂免不是請盟袁婁之盟是
魯及之非晉也齊侯命佐曰賂以紀甗玉磬與
地蓋甗磬所以賂晉田則汶陽之田所以賂魯
者及晉從魯衛之諫則甗磬已得汶陽之田尚
是口許魯恐齊背約故要國佐盟觀八月書取
汶陽田則知魯之汲汲矣袁婁(當是肇近地穀

梁云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則已入齊國都矣經何不書入耶釋例鞌婁地名並闕故難別遠近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子固嗣是爲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子臧嗣是爲定公

取汶陽田

按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流于岱山之右今萊蕪縣屬濟南泰安州春秋戰國並爲齊地岱山

則爲東魯境内之望是汶水出于齊而入于魯者也水經汶水出岡縣東北太山西南流經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今之泰安州漢爲奉高及慱縣地屬泰山郡隋改奉高曰岱山慱曰汶陽則汶陽之邑春秋未有其曰汶陽者言田在汶水之陽也故諸家皆云是魯田獨季氏私考以爲齊魯界上互爭之地則周家析壤建邦犬牙相制中間即有小國如根牟鑄之類亦是大國附庸不應有曠而無屬者柯之盟曹沫曰願請汶陽之田謂之曰請則是魯

田也僖公元年獲莒挐賜季友汶陽之田益可
證據再考宣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夫龜蒙鳧繹皆魯境內之山龜陰之田齊既得
取則汶田可知况季氏私考云鄆濟西田讙汶
陽田彼既曰歸而此又云非魯田亦自相矛盾
矣竊謂此田季友受于僖公者則季氏私家之
物也後爲齊所取欲復无隙一旦賓媚人以甗
磬與地來賂行父遂乘機闢白郤克請復此田
故左傳云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行父遂追盟
爰婁以堅其約不越月而卽自取之矣不曰歸

而曰取見其假公濟私欲速攘奪之罪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按齊晉皆襲伯王之餘業雖桓文威勢日消而名號相沿猶足以聳外夷之觀聽故楚國强暴其視中國諸侯如兀上肉耳隱然虎豹在山之勢尚在齊晉也齊晉相睦猶可併力擯楚今晉與列國共敗齊師則齊弱而晉亦失輔車相倚之勢矣齊晉交弱則中國無可恃之强援而楚無所畏于是嬰齊侵衛而魯亦恐不能自保矣

故公以元聖苗裔中夏望國而降班失列下與夷狄大夫會于境內豈得已哉春秋不但譏魯實深嫉晉之自決其藩籬也左氏以楚爲救齊者非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按季氏私考謂魯致諸侯以求成非也諸侯不期自會者也蓋晉既不足恃而魯爲望國又裂冠毀冕會楚嬰齊則中夏人心孰爲維繫故齊雖自恃強大且甘心附楚以傾晉况宋衛陳鄭

曹之近楚而素畏憑陵者邾鄫薛之褊小而附于齊魯者其靡然從風又何足怪哉至于秦僻遠西陲而亦在會必其聞齊晉內鬨兩虎俱疲楚棼日熾因遣人窺覦中原爲抗楚爭雄之計是以適然與會耳然則此一會也豈惟尊楚主盟實亦引秦人夏魯成之罪可勝言哉故春秋序楚秦于首而八國諸侯悉貶而稱人則公之罪不待貶而自著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諸侯冬從楚盟鄭春從晉伐鄭此豈諸侯樂

爲反覆哉實以魯爲之觀望也籍令魯以戰壅
四將之師輔晉討楚之罪則義聲一倡諸夏實
從晉之伯業可以復興而夷夏之名分復正矣
不此之務乃日往來于晉楚之間使諸侯無有
定志何其拙哉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季氏私考曰禮諸侯既薨七月卒哭而告祔既
祔於廟則祧其親盡之祖及遞遷其祖父於他

廟若新死者之主則反於寢而名其廟爲新宮至三年喪畢然後入廟而廟以謚舉謂之某宮宣公薨至是巳及二十九月而猶稱新宮豈遷主如是之緩哉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古者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而禮家所謂除喪於二十七月之後者豈亦短喪之漸衰世之制歟考新宮之書可以見禮意之猶存而二十七月之制非古矣

按新宮者宣公也神主未遷猶爲閒靜之所何由致火左氏云天火曰災意者宣公篡立出姜

無故見逐不知所終則嫡母未得祔于祖姑爲人子者寧能晏然祔廟乎此祖廟神靈有所未安而致新宮之災耳成公有蓋愆之孝宜秉父主未入廟時先以祖母姜氏神主祔于廟俟三年喪畢遷父主入廟則于文公有配享之嫡于宣公無棄母之嫌豈不大快人心有光祖廟哉說者不以此責當時執政之臣乃以神主未遷哭爲非禮致譏迂矣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田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爲霸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按左氏謂許恃楚而不事鄭則鄭本服楚之國豈敢責許以犯楚怒季氏私考謂春諸侯伐鄭而許不救則陳蔡亦鄭同爲楚黨而隣近者何獨責救于許蓋中國無伯亦强陵衆暴之兵耳

公至自晉

狄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按棘是汶陽田旁民居之邑二年八月已取汶陽田矣棘何以不服蓋魯初稅畝作丘甲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春秋之時樂土固少而魯法較密棘豈願爲之民哉至于命將興師環攻其邑則過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按廧咎如赤狄别種卽晉太子申生所伐東山皐落氏也其地當晉東衛西晉滅赤狄潞氏甲

氏留吁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哉況是時楚主夏盟華夷倒置晉景公不思修德崇禮為招携懷遠計乃忽剝牀之患而勤徼外之師何益哉故咎如雖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按左氏謂晉衛之聘尋盟非也蓋魯事晉素謹而蜀之會則實率天下諸侯從楚矣晉恐魯堅于事楚則中夏大勢不可挽回故聘禮久缺今

特爲成公汶田之謝遣使來聘迹似報禮實結晉歡心耳至于衛良夫實與魯卿同諫晉以許齊賓媚人之賂者今魯取汶陽田而衛一無所得故衛定遣來行聘亦要求之意耳乃宣公之心則軒晉而輕衛于是盟不同日則其禮文之厚薄可知矣

鄭伐許

按鄭許黨同事楚未聞有積怨深怒何一歲兩致伐蓋鄭爲中國屏蔽楚人入夏門戶也楚絕鄭則自塞其蠶食上國之途此共王之所含忿

故坐視其侵許而不較在鄭伯亦有所挾而恣肆不顧者乎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按宋居中國腹心之間實爲捍楚要地文公堅守拒楚致有析骸食子之慘雖勢窮力極强與楚平實未甞相下也自成公會嬰齊于蜀諸侯靡然向風于是不得已而會之然豈其心哉今見成公會四國伐鄭晉衛又交聘于魯則中夏之氣似駸駸乎復振于是遣能臣來聘以相結納此實同盟共事抑楚扶周之心也季氏私考

乃云假以親魯實欲奪大鄰國以與晉抗豈其然乎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子費嗣是爲悼公

杞伯來朝

杞桓公爲叔姬欲歸魯故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申臧孫許卒

子紇嗣是爲武仲

公如晉

按左傳云晉侯見公不敬夫魯晉亦與國耳且

晉伯業已衰亦何足恃而汶田則朝來聘則報何其不憚煩哉其見侮亦公自取之也

葬鄭襄公

按諸侯五月而葬今纔二月葬何速也豈襄公以弟代兄其後嗣子有爭耶不然何悼公未逾年而稱伯也則必有故矣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按鄆邑在濟西宣十年齊分濟西田歸于我則田歸而邑亦附矣近以取汶陽田之故恐齊復

來爭鄭故特城之備齊耳杜氏云以欲叛晉故城以爲備非也

鄭伯伐許

按鄭自莊公以狡猾垂範子孫蹈其故智舉動變幻陽雖從楚其心未嘗不畏晉以許服楚無二晉所深嫉且挾楚有籍于鄭必不庇許以絶我故屢伐以圖見諒于晉然恃強陵弱衆怒所歸故晉師救許而有汜祭之取許伯訟楚而有皇戌之執況喪未踰年而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則忘親胡康侯云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諒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按杜氏曰出也夫叔姬卽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餘矣況杞本小國豈敢輕棄大國之女必叔姬無子杞桓别有庶孽叔姬居常怏怏而願歸魯故前年杞伯來朝先訴其情及叔姬卒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豈被出而歸者耶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荀首于穀

按荀首林父之弟別食邑于知號知莊子穀齊地齊自敗鞌後未嘗與晉通好晉景欲求諸侯使首如齊議親歸至于穀而僑如往餌之文子之意也蓋鞌之戰實主自行父恐晉與齊合或間魯故耳

梁山崩

按大雅韓奕之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則梁山古韓國也後爲晉所滅然山之東南爲晉西南屬秦西北屬狄是當限

隔華夷之處天地之大界也而至于崩豈特晉一方之變哉故不書地厥後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六其應亦憯矣

秋大水

按小雅十月之交曰百川沸騰山冡崒崩言災異之甚也是時楚氛日熾中國寖衰天下大勢有必不可挽回者矣故梁山甫崩大水忽至天變豈虛生哉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子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按蟲牢鄭地齊晉久不相通鄭亦素服于楚今皆預盟實有復伯之氣象焉故曰同盟美之也然美之中有不美存焉蓋聖人所致望于伯主望國者實有隨時通變之權而胡康侯竟以不先赴喪爲責未盡得其旨也蓋朝聘喪葬之禮久已缺廢況此時中國諸侯强半服楚蔑視伯主誰問天王今幸魯衛相附號召羣集華夷分背在反掌閒時哉不可失也爲晉侯者當乘此

八國同聚帖耳聽命之時卽以奔赴王喪立爲
盟誓並軌同臨此實定名分植綱常尊扶王室
撥亂反正之一大機會也以是書曰同盟至美
也豈非聖人之心哉乃徒襲盟會之故事羣而
聚羣而散赴喪大禮若罔聞焉此豈可以槩責
諸侯哉率先倡導實惟伯主之無能而翊贊周
旋則望國亦與有責焉耳此春秋之所深罪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按左氏謂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譏其聽人

以救難不可以立武則是後大武功之宮也公羊曰武公之宮然武公是伯禽玄孫隱公之曾祖至成公歷十一傳爲八世廟毀已久且於傳記未聞有戰勝之事何特復立爲不毀之廟而明堂位至比爲武世室耶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夫廟毀既久曷從而禱且爲國家所軍旅大事何不禱于周公伯禽之廟而禱于既祧之遠祖乎此皆未察文子之心也史記云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王愛戲而立爲太子後繼武公而立是爲懿公

今文子殺惡立宣之事雖已隔世終不能自遣于中恐後世猶有發難者于是修葺之勝立武公之宫以告成焉使天下後世覩武宫者因得尚論其世君曰廢嫡立庶先王先公亦有行之者典刑具在後之人亦倣而行之可幸無罪云耳固非專修成公之武亦非徒崇武公之祀也

取鄟

王氏經世曰根牟鄟邿皆微國也公羊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從國之地而不繫國者苟曰諱亟則僖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邾耶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楚莊圍宋九月國幾斃而晉不救今宋預盟蟲牢未有二志諸侯未歸又謀再會晉令實繁而尤宋之以國難辭遂使魯衛與師迭伐晉之惡見矣然魯衛因晉久失諸侯故爲經營以修盟會乃不勸晉以講信修睦而遽承命以侵掠同好之國亦豈得爲無罪哉故左傳載晉伯宗夏陽說及鄭人戎蠻而經專書衛侵深罪其黨惡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按左傳云命伐宋季氏私考云晉人責魯不與衛同伐宋故往致謝夫命伐則晉當遣使至魯責不伐則魯事晉惟謹豈有命之而不行者耶此必致歲聘之禮也及衛伐而宋猶未服于是因聲伯之歸又命魯焉而二卿並出奉命恐後矣奚待其責而往謝哉

壬申鄭伯費卒

弟睔嗣是爲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按魯衛宋同盟事晉衛不修辭令以輯睦之已非其義矣魯望國也蔑賢大夫也聘問往來和好方切乃亦不能爲宋一解哉兩卿並將較之衛益肆矣此春秋所深罪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按子嬰即子重也蟲牢之會鄭從晉盟故有此伐以夷猾夏聖人所深嫉凡書爵書伐書會書盟非進之也傷中國之不競也自二年公會嬰齊于蜀則夷夏之防潰敗不可收拾故楚益肆然僭稱名號而君臣之禮盡同中國矣此楚書

大夫帥師之始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按左氏云賀新遷則新田之事經何不書季氏私考謂報侵宋之戍未侵則上卿往謝既侵則執政報成何不憚煩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按易曰師或輿尸凶說易者但知軍旅之事徇衆則敗不知易之爲道變易無常政不可執一而用之者蓋輿者衆也言庸衆人也非謂豪傑善謀出衆之才也如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今

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縠與鈞
旃之韋則輿尸之凶如嚮應聲矣今欒書救鄭
與楚遇于繞角楚師還而晉遂侵蔡是遷戮也
遂復致楚救是時趙同趙括欲戰荀首士燮韓
厥諫止之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
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竟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坐收救鄭之功乃知師固忌于衆主而衆謀亦
不可不盡也主善爲師而已然則武子之言誠
聽謀用衆之法而與易道相暗合者乎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按禮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穀梁子所謂六月上甲始庀牲是巳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穀梁子所謂十月上甲始繫牲是巳庀具也繫者楅衡而養之于滌以待用者也是未卜者曰牛卜吉者曰牲牲則衣之緇衣纁裳有司奉以待殺不必更卜矣有傷則改卜牛謂卜稷牛而代之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自卜養時言也公羊子曰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自將用時言也免牛者非免巳卜而有傷之

牛謂免待卜而未牲之牛也蓋古人養牲必不止于二卜常牲之外宜有備焉雖非卜置上帝而皆繫之于滌以待不時之需者今旣卜而又傷則郊不吉可知穀梁子所謂非人之所能爲是已又何必再卜牛哉故免牛者專爲不郊而發也魯之郊禘原爲僭分況是時三桓子孫世橫祿去公室已久周公伯禽之祀將湮廢不舉況非禮之郊乎故鼷鼠小物郊牛至貴食而又食此變異至大天心譴告至明切矣劉向輩以事象瑣屑類應不亦鑿乎

吳伐郯

按史遷云太伯之奔荆蠻自號爲句吳蓋伯讓國而逃欲匿其迹故變名爲吳句是句芒之句春神托生萬物者也吳自大伯始故取義云于是伯卒而弟爲吳仲雍矣然而當是時實未嘗君國子民也遷乃云周章已君因而封之則是以吳越之吳爲句吳之吳誤矣其云太伯卒弟仲雍立云云周章立者乃從武王時得封之後追論其世次相傳如此非立君之立也蓋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伯無嗣雍後傳至周章

遂封章于今姑蘇之地而國號吳則因句吳之吳耳又封章弟于周之北故夏墟曰虞仲者為太伯嗣然虞巳為晉獻公所滅則太伯巳絕此伐郯者乃周章十五代孫壽夢之二年也是吳始封于周章而强盛于壽夢與句吳絕不相蒙後漢趙曄乃云太伯起城周三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且云伯卒葬于梅里平墟夫梅里在今無錫縣即無論荆吳遼絕而奔荆卒葬吳亦難附會其說況太伯讓天下而逃惟恐不能匿其迹乃顯然立國建號居人民之上則安所謂三

讓無稱之美乎大雅皇矣之詩曰則篤其慶載錫之光亦謂太伯逃名絶迹王季無能推避因心則友益修其德以謙讓之光顯其兄耳若太伯果已爲句吳君長王季豈忍晏然享周之封爵哉夫吳在今姑蘇郡在下邳隔絶江淮越而伐之吳之勢始大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按魯郊不經既以牛傷而免但當祭境內山川乃併廢其禮今特舉之而三望焉則失禮之中

又失禮矣故書曰猶譏慢且僭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按前年嬰齊伐鄭欒武子以孤軍救鄭幸楚退師是以鄭不遭害而背夷即華如故今復見伐若復救以偏師豈特鄭必無幸晉師且受挫矣故景公大會諸侯親往救之同盟者協心戮力之意亦以宋莒相從故也夫自二年公及楚會蜀以來諸侯叛服靡常楚人憑陵益熾雖五年

有蟲牢之會而中國自相侵伐心離力渙天下大勢寖不可返此會稍能振之故既書救又書同盟善之也馬陵鄭地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按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其地也是時楚已併江淮州來乃楚要害之衝雖去郢尚遠實吳入楚之門戶入州來則漸已偪楚且可以窺中原矣夫吳係仲雍之後乃太王之苗裔也史謂其斷髮文身此必仲雍始奔荆蠻匿迹逃名之日至

後武王求周章封蘇吳已在中夏文明之地其習俗自當一變矣後世誤傳其事遂以蠻夷目之而昭公之娶未必不以訛傳訛之故也陳司敗尚有同姓之譏豈孔子修春秋而忍夷之哉故鍾離之會人但知晉得親吳制楚之策不知天下大勢實自夷反華之一會也千載而下同聲附和誰肯置一喙其間與公劉太王生色哉

冬大雩

按周之冬乃今之秋正萬寶告成之候需雨甚急而亢陽爲虐陰潤無滋爲害大矣一時不雨

故舉大雩穀梁子乃曰冬無爲雩可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季氏私考曰孫林父良夫之子也是爲文子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內專兵柄外結鄰邦如孫良夫者宗强權重不易拔矣及良夫沒而林父漸不可制此衛定公所以逐之也晉爲霸主正宜明君臣之義使不得復肆其惡乃受逋逃而爲之調護使衛不得絕焉卒致奉之復位以貽衛禍晉霸之失諸侯也宜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按汪氏但知晉失信于魯不知魯取罪于晉當是時齊敗于鞌以晉受賂爲幸豈敢食言魯若待其歸田則晉見德而齊見信乃不勝欲速與師以取之則雖曰故土而若取非其有者矣是晉不見德而齊見怨也不直在我而晉得以有辭矣豈待韓穿來言而後知其必反乎然曰來言魯猶可緩詞以爲之解乃唯唯聽命歸之何易哉蓋亦自知取之非是而當國者之疎畧可見矣左氏載季文子私餞之言不足據韓穿韓厥之後

晉欒書帥師侵蔡

按蔡久服于楚故蟲牢馬陵之盟皆不與然蔡之背華即夷以中國之不競于楚也不能攘楚而徒侵其與國何益哉許翰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强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諒哉

公孫嬰齊如莒

季氏私考曰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久絶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終不服也至是魯人從晉而莒亦同盟於是嬰齊如莒以求通好而莒並無交好之使報魯可見

魯之忠信素薄而不足行於莒也先儒以為託
聘而自逆婦蓋本於左氏求之經意則未必然
故趙伯循以為妄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按宋魯前未嘗有昏姻之好且六年又遣二卿
侵宋即無甚暴虐之怨亦何德可任馬陵之盟
八國同在獨聘魯哉蓋聞伯姬之賢欲圖昏先
行聘以通其情也故納聘未有使卿而特使貴
戚之卿重伯姬因重其禮公羊子以書納聘為

錄伯姬是已夫人臣以事適他國未有不承命而行者況大昏之禮乎或云宋公無母自命之者或云諸侯之命不得行于諸侯于法不當稱使皆泥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按趙氏之禍據左氏則由莊姬據史記則由岸賈其說牴牾不可强合然左氏生春秋之末其傳聞較史遷爲近而有據但邲之役趙朔將下軍後不載其始末則朔之死疑是晉景三年爲屠岸賈所誅耳獨遷載程嬰杵臼立孤死難之

說似不可信蓋武爲晉侯外孫畜于宮中豈得
爲外人抱匿岸賈即至橫逆何敢遽索諸宮中
而景公亦無一言以庇蔭者乎則孔穎達及黃
震氏亦辨其誣矣然左丘明旣謂莊姬譖殺同
括武從姬氏畜于宮中乃又併廢其子而以其
田與祁奚則其說亦齟齬難通耳竊謂朔則死
于岸賈同括死于莊姬而莊姬之譖又主于欒
郤何也蓋六卿擅晉權位相軋互相忌嫉趙盾
父子雖死而諸趙尤有用事者且又國戚欒郤
欲盡傾之故以趙嬰之亡啖姬譖訴而因以巳

爲證及趙難既發遂欲窮究其族于是莊姬避入公宮不有韓厥之言則武廢而趙氏不血食矣然趙朔死于晉景三年同括誅于十七年計是時武方十四歲至魯成公十八年三郤誅欒書沒晉悼初立武始進用則趙氏之所畜養而成立者固由韓厥乃左氏即以立武事載于同括始誅之年則欒郤方熾正趙武危疑避匿之時獻子安敢盡言以忤權姦哉則左氏之說亦未可盡信耳至于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則以同括雖擅放趙嬰罪亦有所分而晉景信讒譖

以族功臣之家政刑失當故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按是時諸侯放恣朝聘不修貢賦久缺故王室

窘乏欲假錫命以圖報禮于諸侯然强大者或

反以見侮微弱者難責以重報惟魯爲周公之

後列國之望周禮在焉故錫之命以冀倡率羣

侯耳此亦不得已之計也說者乃以輕命僭賞

譏之何其迂哉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屬詞云杞叔姬歸老于魯非杞絶之故書國魯

君爲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杞伯來逆喪以歸而不書葬者魯不會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按郯近魯且昏姻之國吳前年伐郯郯實有震鄰之恐焉季文子雖有無吊之言而不能輔其君以救災卹鄰之舉今晉怒郯服吳而欲伐之因魯姻故遣文子先聘後言伐猶存忠厚之意魯當以情義勸解仍遣人責令郯子親詣晉前歸款則士燮未必不爲感動且有辭以復晉侯乃

遂請以賂緩師是啖之以利也士燮豈敢黷貨以干命哉于是不得事君之言一出而季孫惶懼宣伯之師出矣書曰來聘曰會伐見晉無必伐之心而魯實速郯之斃也

衛人來媵

按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則媵亦禮之常者故魯女如杞伯姬郯伯姬齊叔姬俱不媵此何獨書之詳哉公羊以爲錄伯姬穀梁以伯姬不得其所故詳其事夫伯姬之賢獨以遇災著耳當其未字之前其貞靜幽閑之德

不聞于閫外三國何所見而爭滕史官安所據而錄之耶若謂不得所而書則于歸之始又安得逆覩其終而預載其滕以爲表揚之助耶此皆艷慕伯姬不下堂之節過于附會而反不得其說者也竊謂三國來滕已爲非禮而齊屬異姓尤不合義故書此以志禮之變耳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終